

An illustration of a young girl's face, rendered in a simple, stylized manner with large, dark eyes and a smooth, orange-toned skin. She is surrounded by a dense, vibrant bouquet of flowers, including white daisies with yellow centers, purple pansies, and yellow pansies. Several butterflies are also depicted: a large blue butterfly with yellow markings on its wings, a smaller orange butterfly, and a black butterfly. The background is a light, textured beige color.

朝花

儿童文学丛刊 2

朝 花 (第 2 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42,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4\frac{1}{4}$

1980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6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23,000

书号 10019·2971

定价 1.15 元

朝 花

第 2 期

1980

目 录

小熊杜杜和它的主人(中篇小说·胡华插图)

..... 刘厚明 (1)

送财神(小说·吴棣插图) 严振国 (49)

日历(小说·郝惠芬插图) 贾平凹 (72)

红缨弹弓和铜脚旋网(小说·胡阳春插图) 张少武 (77)

黑妹(小说·秦龙插图) 黄修纪 (91)

追踪恐龙的人(科学幻想小说·周宪彻插图) 童恩正 (102)

大肚子蜘蛛(诗·外三首·乐小英、周建民插图)

..... 高洪波 (145)

海和天(诗·外一首·马际插图) 中 申 (149)

榆钱(叙事诗·聂昌硕插图) 蓝 曼 (151)

小喜鹊加加(童话·魏桂兰插图) 金 近 (168)

竹花母鸡的故事(童话·王里插图) 王紫峰 (174)

在法国的日子里(散文·姜吉维插图) 阎纯德 (177)

玛丽(散文) 詹 怡 (188)

密林中(散文·钟蜀珩、孟满插图)肖乐游 (193)

婴儿的诗(散文·王阳插图)岳洪治 (202)

小船长(中篇小说·于绍文插图)

.....〔法〕儒勒·凡尔纳 李忆民译 (205)

唯独他忘记了(小说·徐中益插图)

.....〔澳大利亚〕亨格福特 刘寿康译 (296)

古隧道的秘密(惊险小说·秦龙插图)

.....〔埃及〕胡达·舍拉高维 王家彦译 (310)

王子恩仇记(法国童话·黄冠余插图)陈积盛译 (352)

城市老鼠和乡下老鼠(希腊民间故事·杜建国插图)

.....孙慧敏译 (379)

三项请求(意大利神话·孙宏华插图)王 新译 (383)

智力比赛(孟加拉童话·王笑阻插图)于殿周译 (391)

找到了运气神的人(波斯神话·古干插图)

.....孙 华译 (393)

彩笔绘新人

——论胡奇小说的人物形象孙钧政 (399)

以革命英雄主义激励新一代

——从《刑场上的婚礼》谈传记文学贺 嘉 (420)

漫谈《小星星》钱光培 (432)

略谈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王逢振 (443)

一九七九年少儿读物纵谈石 峰 (451)



小熊杜杜 和 它的主人



刘厚明

上篇 爱的果实

爱，是一种崇高的感情——爱祖国，爱人民，爱自己的同志和亲人，爱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反过来，就是对敌人的憎恨和抗争。

对人的培养，应该从培养健康的爱的感情开始。

那么，动物（除人以外的动物）懂得爱，需要爱吗？

它们懂得，它们需要。

把动物训练成马戏舞台上的演员，不可施以“棍棒教育”，也必须从爱的培养开始；你爱它们，它们也会爱你，你的艺术生命也就会活在它们的生命里。

一个好的动物演员，就是一颗爱的果实——这，就是我的基本经验。

——引自一位驯兽家的笔记

一 远方来客

一九六四年。

夏天的风，吹绿了大兴安岭的层层山峦。一辆长途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爬行，远远看去，犹如这绿色世界里，蠕动着一只红甲虫。

在山腰间的一个车站上，有个小伙子下了车。他穿一件米黄色敞领青年衫，斜挎着草绿色帆布书包；身材适中却显得很挺拔，红喷喷的圆脸，眉眼间透露出淳朴而又生气勃勃的气质。他走下路基斜坡，便甩开矫健的脚步，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山林小路，隐没在寂静幽深的林海之中……

汽车又开动了。有个乘客问售票员：

“看这小伙子的模样打扮，准是从‘大地方’来的吧？”

“是啊！我问过他，他说他是打北京来的。”

“来探亲的？”

“不，上灵凤山去捉狗熊……”

“什么什么？捉狗熊？！”

“对！人家是北京一个杂技团的演员，要狗熊的！”

“哦……”

汽车艰难地向山顶爬行，马达发出牛吼般的轰鸣……

那小伙子叫郑幼民。一九五二年，幼民十岁的时候，北京燕华杂技团的卢正芳团长，到他所在的那个小学校去挑选学员，看他身材匀称，活泼可爱，就选中了他。三年出师，幼民登台表演手技和小武术。一九六〇年，增添高空节目，幼民和卢团长的女儿、比他小一岁的卢华英，又成了燕华杂技团的第一对“空中飞人”。

“空中飞人”惊险而优美。演出时，场内照明灯光全部熄灭，幼民和华英在一团追光里，攀住一个银亮的小梯架，旋转飞升，一直升到二十多米的“高空”；披在身上的白纱飘动起来，宛如敦煌壁画里的“飞天”。飞着飞着，幼民的身体突然从那小梯架上倒挂下来，华英抓住他的双手随之落下，一边飞旋，一边表演姿态优美的空中造型……观众被他们的技巧和勇敢所敬佩，报以阵阵热烈的掌声……

但是，就在今年开春，幼民在练功的时候，不慎摔断了左腕骨。

接好痊愈后，他的左手却失去了力气，连一桶水也提不起来了！对于一个杂技演员，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事情呢？这就象鸟儿折断了翅膀啊！他不甘心自己的艺术生命就此结束，决心通过锻炼，恢复左手的腕力和握力。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独自跑到幽暗空旷的练功大厅，忍受着左腕的剧痛，轻轻呻吟着，练哑铃，举石锁，攀单杠……

一天凌晨，他正在练功大厅攀单杠，电灯倏地亮了，灯光里站着他的空中伙伴卢华英。华英是个爱说爱笑的姑娘，可是自从幼民腕骨受伤后，她的脸上就罩了一层愁云。她多么盼望幼民经过锻炼，能够恢复功力，重新和她一起飞上“高空”，向观众展示那英姿飒爽、勇敢无畏的形象啊！几个月过去了，他练得怎么样了？

“幼民，咱俩试试好吗？”华英走到幼民跟前，满怀希望地说。

“嗯……来吧！”

面对着华英那热切的目光，幼民觉得无法拒绝。他把腿挂在高高的单杠上，身体倒垂下来，抓住了华英伸给他的双手。

华英抬起两腿，平衡了几秒钟，然后做了两、三个简单的造型动作。忽然，几颗晶亮的水珠从她头顶上掉下来，她抬头一看，只见幼民脸色刷白，额头挂着黄豆大的汗珠；紧紧咬着嘴唇，一股殷红的鲜血从嘴角淌出。她吓得叫了一声，慌忙松开了手。等幼民从杠子上下来，华英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噙着泪花说：

“幼民，你不行了！”……

就在这天下午，幼民被叫到团长办公室。卢团长告诉他：领导决定成立马戏队，让他担任驯熊员。幼民怔了一下，转身就走。卢团长叫住他，问道：

“怎么？你不乐意吗？”

“不乐意！”幼民直通通地说，“我小时候见过在街上耍狗熊的，那都是叫花子！”

卢团长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凄苦地笑了笑，说：

“幼民啊，你知道吗？在旧社会，我就是个在街上耍狗熊的叫花子啊！”

幼民吃了一惊，呆呆地凝视着两鬓花白的老团长，好象听到一个神话。

“华英没跟你说过吗？”卢团长掏出烟荷包，往烟斗里揉着烟，“她五、六岁上，也跟着我沿街卖艺。我们爷儿俩累死累活地耍练一场，就低三下四地向观众伸手讨钱，真象叫花子啊！可是，一天下来，挣的钱还不够给她母亲抓副药的。后来，华英的母亲病死了，我只好卖掉了那只跟随我多年的老熊，给她买了一副薄棺材……”

原来老团长还有这样一段悲惨的遭遇！幼民为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很羞愧。

“现在不同喽！”卢团长点着烟斗，喷了一口烟，“现在，人们把耍狗熊看成一种艺术，马戏艺术！大人喜欢看，小孩子们更喜欢看。为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耍狗熊，不是很光荣吗？”……

门外忽然传来一阵狗叫。华英抱着一只小狗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七、八只；有黑的，有黄的，有花的，个个短腿长毛，脸和小狮子一模一样。它们扭动着柔软的身腰，汪汪汪地叫个不停。

“爸爸！”华英眉飞色舞地说，“一位中央首长不知怎么听说咱们要成立马戏队了，就派人把日本朋友送给他的这群小狗，转送给咱们了。您看，多可爱！”

“好哇！”卢团长摸摸华英抱着的那只小狗，“你好好培养它们吧！”

幼民惊讶地问道：

“华英，你……你当了驯狗员？”

“是啊！”华英喜盈盈地说，“你不是也当了驯熊员吗？咱们一块

几千吧，把熊啊，狗啊，都训练成四条腿的演员！”

幼民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抬头问道：

“卢团长，我到哪儿找熊去？”

“北京动物园！等咱们的驯兽场盖起来，我跟你一块儿去挑选。”

个把月后，驯兽场眼看竣工了。卢团长和幼民到北京动物园去选熊。可是，那里的熊都太大了，驯熊必须选用不到半岁的小熊，小熊不伤人，好驯化。幼民想起他的外祖父房老栓——东北大兴安岭灵凤山上有名的老猎手，求他老人家捉只小熊还不容易吗？

就这样，幼民来到了大兴安岭山区。

他沿着那条山林小道，走了足有两个钟点，远远看见山谷中有座小村庄，几缕炊烟从埋在绿荫里的茅草屋顶上袅袅升起。他想：那一定就是老栓爷住的村子了，便加快脚步，走向那绿色的山谷……

二 在密林中

幼民跟着外祖父老栓爷，带着大黄狗虎子，第一次走进灵凤山上的原始森林去猎熊时，被那无比奇丽的景色迷住了。

林海浩瀚无边，茂密的大树吮着土地的养分，争享着太阳的光辉，拔地而起，参天巍立。白桦、红松、银杏、云杉……它们都不开花，但攀缘在它们身上的野藤，把紫红色的藤花挂满树冠，看去就象一柄柄巨大的花伞了。大树下面的灌丛和草地上，各色野花象繁星般地洒开。蝴蝶成群结队，抖动着艳丽的翅膀翩翩飞舞，却又象飞舞流动的“花丛”。空气因花木的呼吸，变得湿润而芳香。阳光透过浓荫，洒下斑驳的光点。偶然一声清亮的鸟鸣，打破这森林世界的静谧，使空气微微颤动起来……

多么雄伟肃穆而又俏丽多姿的大森林啊！你是祖国母亲的又

一种姿容——幼民被这森林景色迷醉了，心里升起一种温暖、美好的感情。

但是，一连三天，也没有发现熊的踪迹，他渐渐焦急起来。

第四天一早，他们又走进了大森林。乳白色的晨雾，在林间流淌、扩散；去冬的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虎子在前面一边走，一边伸着鼻子在草地上嗅；幼民和背着猎枪的老栓爷，一声不吭地跟在后面。他们走啊，走啊，一直走到了幽暗的密林深处。

忽然，虎子站住了，支棱起耳朵，警觉地注视着前方，浑身紧张地颤抖起来。

“有了！”老栓爷拉住幼民，等待着虎子的报告。

幼民的心怦怦直跳，他多么希望附近有一只不足半岁的小熊啊！

虎子的判断是准确的——就在前面不远的一潭泉水边，一只母熊和一只小熊在饮水。当虎子嗅到它们的气味时，母熊也同时听到了一种轻微的沙沙声，它敏感地察觉敌人临近了，立刻扭身逃跑；那只小熊虽然什么也没听到，但它相信妈妈的经验，也跟着逃跑了。

虎子渐渐嗅不到熊的气味了，浑身松弛下来，失望地向主人摇摇尾巴。可是，老栓爷并不失望，果断地向虎子做了一个向前追踪的手势。

那只母熊跑了一会儿，就爬上了一株高大的云杉树，一直爬到树顶。小熊也跟着妈妈往上爬，爬到半腰，它发现一根侧枝上挂着个野蜂窝，就朝那儿爬去——蜂蜜可是好吃的东西啊！

母熊上树是为了眺望周围是否有敌人，它向下一看——啊！一条大黄狗钻过灌木丛，正向这边搜寻过来，后面还跟着两个人！母熊知道：“人”是很可怕的，“人”能够发出一道火光，“砰”地把同类打死，这种事它亲眼看见过。它慌忙向正在吃蜂蜜的小熊发出一

声警告，迅速爬下了云杉树。但是，那大黄狗发现了它，汪汪叫着，一蹿一蹿地扑过来了。母熊为了保护它的小熊，决心迎战，它怒吼一声，也向大黄狗扑去。就在这时，枪声砰砰响起，一道火光从母熊眼前掠过，吓得它只好掉头奔逃了……

虎子并不追赶母熊，仍然向树上汪汪叫——那只小熊嘴上沾满蜂蜜，正顺着树干往下爬呢。等它一溜溜到地上，立刻就被虎子扑倒了。

幼民跑过来，从虎子的利爪下抱起小熊。啊，这小家伙真漂亮！毛色黑亮，胸脯上有一道月牙形的白色条纹，凸起的额头下，一双小眼睛溜圆放光。老栓爷赶上来，笑呵呵地说：

“这小家伙象个大黑猫，看样子是开春生的，也就四个多月。”……

小熊被带出了大森林。一路上，它在幼民的怀里拼命挣扎，可怎么也挣脱不了驯熊员那两条有力的臂膀。回到老栓爷的家，幼民把它关进院子里的一个木笼。老栓爷端来一盆加了羊奶的玉米面粥喂它，它不吃，光闹，大概是要找妈妈。直到闹得精疲力尽了，才哼唧着，哭泣着，卧下来渐渐睡了。

夜色降临。月亮从群山后面升起，把银色的光辉洒满山村。清凉的晚风把小熊吹醒了，它睁开眼就又想起了妈妈，想起了大森林。它想跑出木笼，东撞西撞，每次都撞在栏杆上，把头撞得生疼，还把趴在房檐下的虎子引来了，对它“呜呜”地发出威胁。小熊终于绝望了，仰头望着银盘似的月亮，悲哀地嗥叫起来……

“吱扭”一声，屋门开了，幼民披衣走出来。小熊的叫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他觉得应该安慰安慰失去了母爱的小熊。他蹲在木笼前，把那盆奶粥送到它的嘴边。小熊究竟饿了，忍不住舔了一下；这是它第一次接触熟食，感到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就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幼民看着它那贪婪的样子，想起了自己的小弟弟——弟

弟肚子饿了，也这样把头埋在碗里吃饭喝粥……对了，应该给小熊起个名字，弟弟叫杜杜，也管它叫杜杜吧！

“杜杜，快吃吧！”幼民真象对弟弟说话那样对小熊说，“吃饱了好好睡一觉，明天我就带你回北京了！”……

从此，小熊就有了自己的名字：杜杜。

从此，杜杜就永远离开了绿色的大森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它将和它的主人郑幼民一起，度过许多快活和幸福的时光，也将遭受不少折磨和灾难……

三 动物学校

坐了六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幼民带着小熊杜杜回到了北京。

当幼民扛着那个木笼，走进燕华杂技团的时候，正是晌午，同志们都在午睡。他穿过静静的庭院，径直向驯兽场走去。

驯兽场在庭院尽头。那儿原是一片空地，如今盖起了一组新建筑——一座高大的圆形动物练功厅，耸立在兽房、禽棚、马厩和骆驼厩中央。院子里植了草皮，种了杨树，还建了一座小花坛，五色梅、金盏菊开得正艳。幼民动身去东北时，这儿还是空荡荡的。但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住户——一群猴子在它们的房间里欢跳戏闹；几十只白鸽在禽棚里咕咕絮语；两峰骆驼安详地卧在沙地上休息；一排骏马低头咀嚼着食槽里的草料……这儿简直变成了充满生气的动物园！

幼民找到挂着“熊房”木牌的那间兽房，拉开铁门，把杜杜放了进去。尽管这个新“宿舍”，有绿色的铁栏杆，地上铺着细沙，宽敞、明亮、干净，但是，杜杜似乎并不喜欢，又哀哀地叫起来。

一群小狗从练功厅跑出来了，冲着幼民和杜杜叫个不停。接着，卢华英拿着一根指挥棍，出现在练功厅门口。她看到幼民，眼

睛一亮，跑上来惊喜地说：

“幼民！你回来啦！捉到小熊了吗？”

“你看！”幼民指指杜杜。



“啊，真漂亮！鼓脑门儿，短嘴巴，胸脯上还有个白月牙儿！”华英拍手雀跃。

这姑娘二十一岁了，可常常象孩子那么活泼。她的脸庞象熟李子那种颜色，因此一双乌亮的眼睛，就犹如深沉而澄澈的潭水了。她和幼民一起练习和演出“空中飞人”，整整四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这次，幼民去东北，半个多月毫无音讯，使她不禁越来越担心。她收起笑容，对幼民说：

“你一走就是半个多月，连封信也没有，我还当你让熊瞎子吃了呢！”

“驯熊员还能让熊瞎子吃了？”幼民笑道，“华英，你刚才带小狗儿练功吧？”

“对！我的小狗都学会钻地圈了！”华英又得意起来，“你也抓紧让小熊练功吧，别让它当‘落后生’！”说着，她跑回驯兽厅，取来一根皮带和一条铁链，“来，我帮你给它戴上脖套！”

他俩走进熊房。铁链哗啦一响，杜杜立刻警惕起来，一跳跳到角落里，发出呜呜的声音，表示不许接近它。华英上前抱它，它一爪子就在她的手背上，抓出两道血印，疼得她直甩手，说：

“这小东西，好凶啊！”

幼民悄悄溜到杜杜侧面，冷不防抱住了它。它扭头就咬，华英赶忙把皮带套在它的脖子上，刚要扣住，只听身后有人说：

“放开它！放开它！”

华英回头一看，杜杜趁机用前掌打掉皮带，跑到另一个角落去了。

原来，卢团长和几个年轻的驯兽员来了。他们见幼民回来了，都很高兴，亲热地问长问短。幼民向他们述说了猎熊的经过，卢团长笑逐颜开地说：

“好啊！野生野长的东北黑熊，胆子大，有力气，能训练成好演员！”

华英问道：

“爸爸，您怎么不许我们给它戴脖套？不戴上脖套，怎么把它拉进练功厅呢？”

“练功？还早着呢！”卢团长说，“凡是野兽，都有一种天生的自卫感，谁碰它，它就把谁当做敌人。要想让它听话、练功，首先要跟它建立起感情来，取得它的信任。”他又对幼民说，“幼民，你要爱

它，亲近它，破坏感情的事绝不能干，包括强迫它戴脖套！驯兽员应该成为动物的最耐心的老师。”

驯猴子的田小乐嘻嘻一笑，说：

“卢团长，我们是动物的老师，您就是动物的校长了！”

“嗯，我一定当好这‘动物艺术学校’的校长，和你们一起培养四条腿的‘演员’！”卢团长说着，忽然吸了吸鼻子，问道：“幼民，你身上有股子什么味儿啊？”

幼民憨笑着说：

“我扛着杜杜回来的时候，这小家伙撒了我一身尿。”

人们哗然大笑。华英笑得前仰后合，好容易才忍住，说：

“快把衣裳换下来，我去给你洗洗吧！”

四 “师生”之间

对幼民来说，杜杜是个很难管教的学生！

幼民对杜杜的关怀，可以说无微不至了：每天清早，给它打扫“宿舍”，一日三餐也亲手喂它；炎热的晌午，幼民把胶皮管接在水龙头上，给它淋浴；它在“嘶——嘶——”的蝉声里睡了，幼民还给它扇蒲扇……但是，它对幼民仍然保持警惕，不许他碰，不许他摸。

一天深夜，杜杜被雷声惊醒。熊房外，大雨如注，电闪雷鸣。今年春天才落生的小熊，还没有见识过大雷雨；它感到惊骇，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也不敢动。雨雾随风扑进栏杆，把它浑身都打湿了，软毛贴在了肉皮上，冰凉冰凉的。它颤抖，它哀叫，觉得那白亮的闪电，滚滚的雷声，哗哗的大雨，要一起来杀害它……

“杜杜！杜杜！”是谁在喊自己？

电光一闪，它看见有个人影拉开铁门，钻进熊房——是他！是那个每天给自己喂食的人，是那个从早到晚守在自己身边的人！在这可怕的雷雨之夜，杜杜顿时明白了这个人可以保护自己，一头扎

进了他的怀里。

幼民敞开衣襟，紧紧地搂住杜杜。他感到很欣慰：杜杜终于信赖自己了！当初他到大兴安岭去捉熊，不过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可是，捉到这只小熊，就对它产生了一种爱怜的感情。同志们常说他“心肠软”，也许真是这样吧……

雨还在下，雷还在响，闪电还在发出刺眼的光，杜杜却不再那么害怕了。它在主人温暖的怀里，呻吟着，蠕动着，象个刚刚脱离险境的孩子，寻求着妈妈的安慰和爱抚。幼民抚摸着它湿漉漉的皮毛，使它安静下来。

雷声、雨声渐渐远去，远去，消逝了……杜杜睡了，幼民也昏昏入睡了……他梦见自己牵着杜杜走进一个马戏剧场，登上舞台，表演“小熊踩大球”；花花绿绿的大木球，在杜杜的脚下飞快地滚动，几千名观众向它鼓掌、欢呼。突然，杜杜脚下一滑，从大球上跌下来，“咕咚”摔在舞台上；幼民惊叫一声——他醒了！

幼民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雨过天晴，阳光分外明亮。栏杆外，站着驯猴员田小乐（绰号猴小乐）、驯鸽员蓝春蓉（绰号小白鸽）、驯骆驼的岳明（人们叫他骆驼岳明），还有卢华英。猴小乐见他醒了，就开玩笑说：

“郑幼民同志，你还没结婚，怎么就搂着孩子睡觉啊？”

骆驼岳明说：

“人家早晚得当爸爸，先实习实习！”

他们哄笑起来。幼民却没有笑，他发觉怀里的杜杜，滚烫滚烫的，慌忙把它抱出熊房，说：

“它好象发烧了！你们摸摸。”

华英摸摸杜杜的鼓脑门儿，说：

“准是着凉感冒了。不要紧，给它吃个西瓜就能退烧。有一回我感冒了，吃了个西瓜就好了。”

“我去买!”幼民把还在昏睡的杜杜放进熊房,拔腿就走。

“不用买!”华英拉住他,“让它吃西瓜皮也一样,我跟你上大街拣点儿去。”

“对,西瓜皮能败火,”猴小乐说,“岳明,咱们也去拣点儿,喂喂猴子、骆驼。”……

十几分钟以后,在大街上,西瓜摊旁,就出现了这样的场面——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个个英俊体面,衣着整洁,却蹲在地上拣西瓜皮,一块块地往帆布书包里塞,弄了一身汤汤水水。卖西瓜的和吃西瓜的人,都觉得挺奇怪……

幼民、华英、岳明和小乐,背着鼓囊囊的书包,骑着自行车回到驯兽场,把西瓜皮洗干净,就分别去喂自己心爱的动物。

杜杜啃着西瓜皮,又甜又凉的汁液,顺着干燥火热的喉咙流进肚子,使它觉得很舒服。吃够了,它感激地舔了舔幼民的手。幼民拿来脖套,说:

“杜杜,戴上吧。”

杜杜乖乖地让主人给它戴上了脖套。

五 六弦琴手

在八月份的最初几天,接连来了两个新伙伴,加入了幼民和杜杜的生活:一个是宗宗,一个是吕剑光。

宗宗是一只四川棕熊,出生在成都动物园。最近,转送到北京动物园后,卢团长就把它要来,和杜杜作伴儿。宗宗虽然比杜杜大一点儿,可它生下来就和人接触,受到精心饲养,几乎没有野性,十分温驯。杜杜也很欢迎它:有个同类作伴儿,能增添多少乐趣啊!两只小熊在熊房里初次见面,互相呜呜问候几声,就一块儿玩耍起来,你追我赶,摔跤打滚,真是一见如故!

吕剑光是上级分配来的小熊的专职饲养员。他也不过二十岁